

辨太陽病脈證篇

太陽在經之為病外有一層之為病外則脈之浮項以謂經內經足太陽之背故其為病頭項強痛太陽之土氣也若病不因其有因風而始惡寒者雖有微甚而總不惡寒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若病太陽之經則背惡寒此言太陽之為病總不因風而自惡寒者雖有微甚而總不惡寒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若病太陽之經則背惡寒此言太陽之為病總

提太陽

太陽病之脈證 病若得病發熱風為陽邪其性汗出風于肌腠而外不固也惡風風性散脈覺之中而緩者此為中風其名毛直入於肌腠如天石之中人也此論風中太陽之肌腠受風邪少雲按風陽邪也太陽之標為

大陽脈浮頭項病邪風外人有陰盛者即時或已發熱其邪深其其時或未發熱然其先見之時曰不獨而必一在惡寒若惡風者有風時始覺其寒也一在體痛通體之氣也一在嘔逆以寒邪內侵裏脈陰尺陽寸俱緊者以太陽本

外寒非太陽中風而名之曰傷寒其名為傷奈何以膚表此論寒傷太陽之膚表受寒薛步雲按寒陰邪也為

病重二字 表裏之言傷寒者動曰傳經其所以然之理難言也有正傳有邪傳有陰陽

靜而不動者為在太不傳陰於少也頗欲吐者即少陰之見證若兼陰足躁少煩診脈數急而安靜者中見少陰之化為

傳也中風亦然氣相傳言之傷寒二日當陽期三日當少陽期若陽明反惡熱之外證不見少陽之化者

者為傷風之相不與氣傳也傷寒如此中風可知矣此二節一論陰陽表裏相傳一論六經之氣相傳

且夫太陽病之即發者有中風傷寒之異至於不即發者強經謂之太陽病起即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須於中風

陰為濕病證宜寒涼以解散順其性自內出其證脈浮而渴者無煩強痛之太陽病但見發熱而渴不惡寒之

陽此陰虛之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麻黃湯之裏陽明者之表如所云心中懊憹舌上粘黏者

以發汗若汗溫而益盛不特汗溫之劑汗之其內蘊之熱得發汗已身反灼熱者是溫病變重證名曰風濕風濕之為病其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怪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養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外而實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厲節歛衽正視告窮歸天束手受賤償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嗟嗚呼厥身以斃神明消滅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己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若遊魂喪子趨世之士馳競浮華不固根本忘軀狗物危若冰谷至於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者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災救乃勤求古訓博采眾方選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藏經絡府俞陰陽會通元冥幽微變化難極自非才高識妙豈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農黃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師仲文中有長桑扁鵲漢有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往未之聞也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省疾問病務在口給相對斯須便處湯藥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動數發息不滿五十短期未知決診九候曾無髣髴明堂闕庭盡不見察所謂窺管而已夫欲視死別生實為難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學則亞之多聞博識知之次也余宿尚方術請事斯語漢長沙太守南陽張機仲景撰 程郊倩註曰古人作書大旨多從序中提出孔子於春秋未嘗有序

然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即此是春秋孔子之自序孟子曰孔子懼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即孟子之代春秋序也迄今未讀此春秋者亦能道及春秋無非從此數句書讀而得其大旨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從此處作論蓋即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緣仲景之在當時猶夫春秋之有孔子道大莫容一時驚怖其言而不信是以目擊宗族之死亡徒傷之而莫能救則知仲景之在當時宗族且東家亡之矣况復舉世昏迷莫知覺悟安得不費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

上海圖書館藏

所指乎恣其所措四字於醫家可稱痛罵然實是為病家深悼也醫家苦於不知病病家苦於不知醫知之一存兩
難言之若欲愛人知人先是愛身知己凡勤求博求從天之五行人之五常與天經絡府藏陰陽會通處彈了多
體認工夫此非醫之事而已之事也醫不謀之己而謀之人則醫者人也而厥身以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
氣徒為啼泣者已也非人也醫不為之代也從此處語醫自是求之於己不復求之於人從己求醫求之於知從人
求醫求之於行知行合一之學道則皆然醫事獨否知則必不能行行則未必能知行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唯行上
何由去知但能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罔不行矣終日殺人亦祇是行知者之精神力量都用在知上何暇云行即使
欲行而思求經旨以演其所知較之相對斯須便處湯藥者純不如敏庶幾見病知源較之省疾問病務在口給者
藏不如炫徒知活人孰與活口所以羣言莫正高技常孤在仲景之身已是一銚秀才持此誨及於醫又何利於醫
而屑其教誨者故半夜晨鐘僅於序中為蒙蒙昧昧輩一喚起此遊魂預掩其啼泣也若是真正惜命亟從己上作
工夫等醫事於自家之身心性命即君親亦是己之君親貧賤亦是己之貧賤至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蓋是己之
身與生從愛身知己中廣及愛人知人無非自己求之者於己處求知不於己處求行則尋師俱在吾論中無他竟
也其間見病知原是全論中丹頭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是全論中鼎竈思求經旨以演其知是全論中火候要
此火候足時須要曉得此論是知醫的淵源從艱難中得之不是行醫的方技以簡便法取之者也故一篇之中創
凡醫之害正痛舉世之昏迷於曼謬畏譏之際不啻三致意焉蓋深懼夫邪說惑民將來不以吾論為知之次反借
吾論為行之首從醫道中生出來願求以賊吾論於千百世後恐其所措將何底止故預示讀吾論者亟從醫德文
也吾故曰得仲景之傷寒論而讀之先須闕去叔和之序例始敢向叔和之序例而闕之先須讀著仲景此處之自
序始敢為尤多剪錄不可為注若使全部中盡如此註之純則仲景必許為醫弟子後學者可奉為大宗師矣

凡例

一 仲景書本於內經法於伊尹漢文熟志及皇甫謐之言可據蓋內經詳於針灸湯液治病始自伊尹扁鵲倉公因之至仲景而以方藥為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之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但其文義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註家不得其解疑為王叔和之變亂而不知王叔和生於晉代與仲景相去未遠何至原書無存耶若仲景原有原書叔和何能盡沒以致今日之所存者僅有叔和之編次耶要知平脈辨脈傷寒例諸可與不可與等篇為王叔和所增之欲補其未詳非有意變亂也然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為叔和者亦游夏不能贊一辭耳茲故於其所增者一叔和編次傷寒論有功千古增入諸篇不書其名王安道惜之然自辨太陽病脈證篇至勞復止皆仲景原文或章節起止照應王肯堂謂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茲刻不敢增減一字移換一節

一 成無已註後諸家皆有移易若陶節菴張景岳程山齡輩無論矣而方中行喻嘉言程郊倩程扶生魏念庭柯韻伯皆有學問有識見之人而敢擅改聖經皆由前人謂傷寒論非仲景原文先入為主遂於深奧不能解之處不自吝其學問之淺竟歸咎於叔和編次之非遂割章句句擲前換後以成一篇暢達文字如詩家之集李杜雖皆李杜句究竟非李杜詩也余願學者從仲景原文細心體認方知諸家之互相詆駁者終無一當也

一 宣聖云信而好古成無已註傷寒論不敢稍參竟見而增刪移易蓋好由於信也後輩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誤以致增出三大綱之說傳經為熱直中為寒之論今古南北貴賤之分三時正冬之異種種謬妄皆由不信故也惟張隱菴張令韶二家俱從原文註解雖間有矯過枉正處而闡發五運六氣陰陽會通之理恰與仲景自序撰用素問九卷陰陽大論之旨吻合余最佩服今照二家分且章節原文中視以小註俱以二家之說為主而間有未甚愜心者另於方中行喻嘉言各家中嚴其採擇以補之蓋以各家於仲景原文前者後之後者前之字句譬品任意增減改易既非全璧而分條註釋精思穎悟不無碎金總期於經旨明暢而後已

一 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云三陰三陽各因其藏厥之理二張會全部內經以為註解余百讀之後神明興決幾不知



我即古人古人即我故每節總註或註其名或止註述字不拘拘以形迹論也至於各家有一得之處必註其姓名蓋以作家苦心不容沒也

一是書雖論傷寒而百病皆在其中內而藏府外而形身以及氣血之生始經俞之會通神機之出入陰陽之變處六氣之循環五運之生制上下之交合水火之相濟寒熱虛實溫清補瀉無不悉備且治病千端治法萬變統於六經之中即吾道一以貫之義若讀靈素難經不於此求其實用恐墮入張景岳一流以陰陽二字說到周易說到音律並及仙釋毫無下手工夫止以人參地黃自數錢以及數兩為真陰真陽之主藥貽害無所底止急讀此書便知悔悟

一此書原文中觀以小註祇求經旨明暢絕不敢驚及高遠致讀者有涉海閱津之嘆唯是漢文語短味長往往於一虛字中寓其實理且於無字中運其全神余觀以小註採各家之精華約之於一言一字讀者最宜於此處着眼一余前刻數種採集固多而獨出己見者亦復不少惟此刻以二張為主又博採各家獨得之言融會大旨而為小註去取則有之杜撰則無也

一傷寒論及金匱方出自上古及伊尹湯液明造化之機探陰陽之本所有分兩煮法服法等差之一黍即大相逕庭余另有長沙方法歌六卷附後

一傷寒論晉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宋臣林億等校正金匱撮成無已註解此為原本如辨脈平脈序例前賢謂其出於叔和之手余細釋文義與六經篇不同至於諸可與不可篇余即以叔和之說定之叔和云夫以疾病至急倉卒尋錄要者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列之篇後其為叔和所作無疑茲余於叔和所增入者悉去之去之所以存其真也

讀法

按仲景傷寒論六經與內經熱病論六經宜分別讀王叔和引熱病論文為序例冠於傷寒論之首而論中之首及尾以晦甚矣著作之難也

按六氣之本標中氣不明不可以論傷寒論內經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燥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內經此旨深遠難測即王叔和所繫亦不過隨文敷衍未見透澈惟張景岳本張子和之說而發揮之洵可謂千慮之一得也另圖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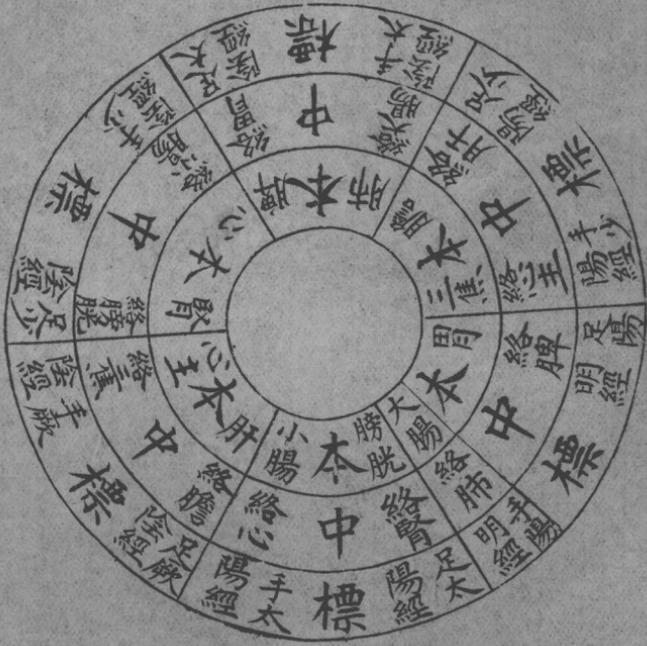
上中下本標中氣圖



大經之氣以風寒熱
濕火燥為本三陰三
陽為標本標之中見
者為中氣中氣如少
陽厥陰為表裏陽明
太陰為表裏太陽少
陰為表裏表裏相通
則彼此互為中氣義
出六微旨大論



藏府應天本標中氣圖



藏腑經絡之標本藏
 府為本居裏十二經
 為標居表表裏相絡
 者為中氣居中所謂
 絡乃表裏互相維絡
 如足太陽膀胱經絡
 於腎足少陰腎經亦
 絡於膀胱也餘倣此

按至直要大論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何則少陽太陰從本者以少陽
 本火而標陽太陰本濕而標陰標本同氣故當從本然少陽太陰亦有中氣而不言從中者以少陽之中厥陰木也
 木火同氣木從火化矣故不從中也太陰之中陽明金也土金相生燥從濕化矣故不從中也少陰太陽從本從標



者以少陰本熱而標陰太陽本寒而標陽標本異氣故或從本或從標而治之有先後也然少陰太陽亦有中氣以少陰之中太陽水也太陽之中少陰火也同於本則異於標同於標則異於本故皆不從中氣也至若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者以陽明之中太陰濕土也亦以燥從溼化矣厥陰之中少陽火也亦以木從火化矣故陽明厥陰不從標本而從中氣也要之五行之氣以木遇火則從火化以金遇土則從溼化總不離於水流濕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耳然六氣從化未必皆為有餘知有餘之為病亦當知其不及之難化也夫六經之氣時有盛衰氣有餘則化生太過氣不及則化生不前從其化者化之常得其常則化生不怠逆其化者化之變直其變則強弱為火如木從火化也火盛則木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陽衰則木失其化此化之不前也燥從濕化也濕盛則燥從其化此化之太過也土衰則金失其化亦化之不前也五行之氣正對俱然此標本生化之理所必然者化而過者宜抑化而不及者不宜培耶此說本之張景岳誠覺穎悟但彼時未得明師友以導之致終身受高明之過可惜也夫

按程郊倩云經猶言界也經界既正則彼此輒可分疆經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從更輒可窮變六經者而表裏分陰陽劃矣凡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署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可也

按六經之為病仲景各有提綱太陽以脈浮頭痛項強惡寒八字提綱陽明以胃家實三字提綱少陽以口苦咽乾目眩六字提綱太陰以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二十三字提綱少陰以脈微細但欲寐六字提綱厥陰以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蛇下之利不止二十四字提綱以提綱為主

參以論中兼見之證斯無遺情矣 鞭音硬 蛇食蟲也

按程郊倩云仲景六經條中不但從脈證上認病要人兼審及病情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大陰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

按柯韻伯云太陽為先天之巨陽其熱發於華衛故一身手足壯熱陽明乃太少兩陽相合之陽其熱發於肌肉故蒸蒸發熱少陽為半表半裏之陽其熱發於腠理時開時閉故往來寒熱此三陽發熱之差別也太陰為至陰無熱可發因為胃行津液以灌四旁故得主四肢而發熱於手足所以大陰傷寒手足自溫大陰中風四肢煩疼耳少陰為

封蟄之本若少陰不藏則坎陽無蔽故有始受風寒而脈沉發熱者或始無表熱八九日來熱入膀胱致一身手足盡熱者厥陰當兩陰交盡一陽初生其傷寒也有從陰而先厥後熱者從陽而先熱後厥者或陽進而熱多厥少或陽退而熱少厥多或陰陽和而厥與熱相應者是三陰發熱之差別也

按高士宗云熱陽氣也寒陰氣也惡寒者週身毛竅不得陽氣之衛外故皮毛膏肓然洒淅也人週身八萬四千毛竅太陽衛外之氣也若病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從頭頂而至脊背太陽循行之經也若病太陽之經則其背惡寒寒之外又有身寒身寒者衣重複而身常寒乃三焦火熱之氣不能溫肌肉也本論云形冷惡寒者此三焦傷也即身寒之謂也

按靈樞本藏篇云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之應是太陽又主通體之毫毛而為膚表之第一層故必首傷太陽也然亦有不從太陽而竟至於陽明少陽以及於三陰者張令詒注云此又值三陰三陽所主之部位而受之也靈樞病形篇云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脇亦中其經又曰中於陰者當從跗臂始此皆不必拘於首傷太陽也柯韻伯云本論太陽受邪有中項中背之別中項則頭項強痛中背則背強几几也陽明有中面中膺之別中面則目痛鼻乾中膺則胸中痞鞭也少陽有中頰中脇之別頰則口苦咽乾中脇則脇下痞鞭也此岐伯中陽溜經之義其云邪中於陰從跗臂始奈何謂自經及藏藏氣實而不能容則邪還於府故本論三陰皆有自利證是寒邪還府也三陰皆有可下證是熱邪還府也此岐伯中陰溜府之義

按張令詒云傳經之法一曰太陽二曰陽明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五曰少陰六曰厥陰六氣以次相傳週而復始一定不移此氣傳而非病傳也本太陽病不解或入於陽或入於陰不拘時日無分次第如傳於陽明則見陽明證傳於少陽則見少陽證傳於三陰則見三陰證論所謂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此病邪之傳也須知正氣之相傳自有定期病邪之相傳隨其證而治之而不必拘於日數此傳經之大關目也不然豈有一曰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曰厥陰不已七曰來復於太陽復又見頭痛發熱之證乎此必無之理也且三陰三陽上奉天之六氣下應地之五行中合人之藏府合而為一分而為三所該者廣今人言太陽止曰膀胱言陽明止曰胃言少陽止曰膽三陰亦然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說不知藏府有形者也三陰三陽無形者也無形可以該有形而有形不可以該無形故一言三陽而手足三陽俱在其中一言三陰而手足三陰俱在其中所以六經首節止提太陽之為病而不言足太陽足少陰之為病其義可思矣况論中厥陰心包少陽三焦大陰肺之證頗多又陽明燥結有不涉於大腸者乎傳足不傳手之說非也

按內經云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此數語為密證施治之大關鍵至於病發傳經或始終只在一經或轉屬他經或與他經合病並病各經自有各經之的證可驗原不可以日數拘而二日太陽至六日厥陰之數週而復始謂之經氣其日數一定不移醫者先審出確係那一經之病證再按各經值日之生氣定其微甚卜其生死乘其所值之經氣而救治之此論中之大旨也其二日八九日十餘日等字皆是限目不可只作間字讀也

按或問張令韶曰傷寒六氣相傳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不然正自正傳邪自邪傳兩不相涉正傳可以不論何以傷寒必計日數也答曰無病之人由陰而陽由一而三始於厥陰終於太陽週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無病之傳無所憑驗病則由陽而陰由三而一始於太陽終於厥陰自得病之日即從太一逆則病再逆則甚三逆而死矣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安能久逆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也不傳則勢緩矣

按宋元以後醫書皆謂邪從三陽傳入俱是熱證惟有下之一法論中四逆曰通理中等方俱為直中立法何以謂之直中謂不從三陽傳入逕入三陰之藏惟有溫之一法凡傳經俱為熱證寒邪有直中而無傳經數百年來相沿之說也余向亦深信其然及臨證之久則以為不然直中二字傷寒論雖無明文而直中之病則有之有初證即見三陰寒證者宜大溫之有初病即是三陰熱證者宜大涼之天下之是寒熱俱有且中世謂直中皆為寒證者非也有謂逆次傳入三陰盡無寒證者亦非也蓋寒熱二氣盛則從化余揆其故則有二一從病體而分一從誤藥而變何則人之形有厚薄氣有盛衰藏有寒熱所受之邪每從其人之藏氣而為熱化寒化今試譬之於酒酒取諸水泉寒物也酒釀以麴蘖又熱物也陽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寒第覺其熱熱性迅發則吐血面瘡諸熱證作矣陰藏之人過飲之不覺其熱但覺其寒寒性凝滯則停飲腹脹泄瀉諸寒邪作矣知此愈知寒熱之他白病人之體而分也何謂

誤藥而變凡汗下失宜過之則傷正而虛其陽不及則熱熾而傷其陰虛其陽則從少陰陰化之證多以太陽少陰相表裏也傷其陰則從陽明陽化之證多以太陽陽明遞相傳也所謂寒化熱化由誤治而變者此也至云更相傳更相傳更為不經之說仲景云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葛根湯四逆湯邪傳入三陰邪從陰化之寒證也如少陰證下利白通湯主之此大陰寒邪傳入少陰之寒證也如下利清穀裏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此少陰寒邪傳入厥陰之寒證也雖謂陰不相傳無陽從陰化之理乎

與本證不相類然大體不相類

按論中言脈每以寸口與跌陽少陰並舉又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跌陽三部不參等語是遍求諸部謂撰用素問九卷是也然論中言脈不與跌陽少陰並舉者尤多是獨取寸口法所謂撰用八十一難是也然仲景一部書全是活潑潑天機凡寸口與跌陽少陰對舉者其寸口是統寸關尺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榮肺衛應於兩寸即以論中所言之寸口俱單指關前之寸口而言也與關尺並舉者是單指關前之腎足跌陽穴屬胃仲景用少陰跌陽字眼猶云腎氣胃氣少陰診之於尺部跌陽診之於關部不拘拘於六道上取診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關尺止言少陰跌陽何也蓋兩寸主乎上焦榮衛之所司不能偏輕偏重故可以概言寸口也兩關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統於右若前出右關二字執者又不該括不如止言跌陽之為得也兩尺主乎下焦而腎之所司右統於左若別出左尺二字執者又不該括不如止言少陰之為得也至於人迎穴在結喉為足陽明之動脈診於右關更不待言矣而且序文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論中大眼目學者遵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之傷寒論

張仲景傷寒論原文淺註

目錄

卷一

凡例 讀法

張仲景自序

辨太陽病脈證計四十一節

卷二

辨太陽病脈證計八十一節

卷三

辨太陽病脈證計五十九節

卷四

辨陽明病脈證計八十節張本第七十八節七十九節今照古本兩節合為一節

卷五

辨少陽病脈證計十節 辨太陰病脈證計八節 辨少陰病脈證計四十五節

卷六

辨厥陰病脈證計五十五節 辨霍亂病脈證計十一節 辨陰陽易差後勞復計七節 辨瘧淫暍脈證此篇

和從金體採入以補論中所未備後學者須當知所分別

按前人謂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柯氏非之余向亦服柯氏之灼見然二十年來誦讀之餘偶得悟機

必註其旁甲寅乙卯又總錄之分為二種一曰傷寒論讀一曰長沙心法尚未付梓已已歲保陽供職之餘又著傷

寒論淺註一十二卷刪去傷寒序例平脈辨脈及可與不可與等篇斷為叔和所增即瘧濕暍篇亦是叔和從金匱

移入何以知之即於前所謂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二句知之也其一百一十三方之數宋元舊本與近

本俱同無庸贅論而喻臺言於各節後旁註計共幾法未免強不知以為知張憲公王晉三以各方後咬咀為末先

後煮啜粥不啜粥飲煖水日幾服夜幾服等為法亦不過於人人俱略中點個眼目非於全論中明其體用且三百



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書

九十七之數亦不相合余不敢阿其所好新安程郊倩一翻前說謂論中各自名篇而不言法其辨脈平脈系之以法而不名篇法止有二多則不成法矣而不知王叔和以脈法自許著有脈經行世其辨脈平脈原為叔和所增程郊倩後條辨一部有心與叔和為難而竟崇奉此二篇為不易之法是貶駁叔和者反為叔和之功臣叔和者亦啞然笑矣余攷仲師原論始於太陽篇至陰陽易差後勞復篇止共計三百九十七節二張於陽明篇內人卷終裏一節誤分於兩卷餘延何以不言節而言法蓋節中文字是法言法即可以該節也至於瘕瘕證雖當與本論另看而亦實相連叔和引金匱原文以附之不敢採入論中一方微示區別之意也其序例辨脈平脈諸篇開手處先繫立論之大篇其可與不可諸篇總結處重申立論之法戒編次之體裁如是王安道謂其附入己意不明書其名而病之豈和其附入處用筆敷衍不敢臨摹一式大有深意天下後世若能體會於文字之外者許讀此書否則寧使千古萬萬州外寧諷我謗我藉權力而陷我窮途之哭總不使未入我白眼中者向人說曾讀我書曾讀我所讀之書則幸甚叔和亦嵇阮一輩人歟

辨太陽病脈證篇

太陽注經之為病外一層之為病注於脈之浮項以謂經內經足太陽之背故其為病頭項強痛太陽之土氣注於其病而自惡寒者雖有微甚而總不惡寒蓋太陽之氣則通體惡寒若病太陽之經則背惡寒此言太陽之為病總

提太陽

太陽病之脈證篇病若得病發熱風為陽邪其性汗出風于肌腠而外不固也惡風風性散脈覺之中而緩者此為中風其名毛直入於肌腠如天石之中人也此論風中太陽之肌腠受風邪少雲按風陽邪也太陽之標為

大陽脈浮頭項病邪風外人有陰盛者即時或已發熱其邪深其其時或未發熱然其先見之時曰不獨而必一在惡寒若惡風者有風時始覺其寒也一在體痛通體之氣也一在嘔逆以寒邪內侵裏脈陰尺陽寸俱緊者以太陽本

外寒非太陽中風而名之曰傷寒其名為傷奈何以膚表此論寒傷太陽之膚表受寒薛步雲按寒陰邪也為

病重二字表裏之言傷寒者動曰傳經其所以然之理難言也有正傳有邪傳有陰陽靜而不動者為在太不傳陰於少也頗欲吐者即少陰之見證若兼陰足躁少煩診脈數急而安靜者中見少陰之化為

傳也中風亦然氣相傳言之傷寒二日當陽明三日當少陽主之期若陽明反惡熱之外證不見少陽之化者

者為傷寒相不與氣傳也傷寒如此中風可知矣此二節一論陰陽表裏相傳一論六經之氣相傳

且夫太陽病之即發者有中風傷寒之異至於不即發者強痛故亦謂之太陽病起即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須於中風

區為溫病證宜寒涼以解散順其性自內出其證脈浮而渴者無煩強痛之太陽病但見發熱而渴不惡寒之

陽此陰虛之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麻黃湯之裏陽明者之表如所云心中懊憹舌上粘者

以發汗若汗溫而益盛不特汗溫之劑汗之其內蘊之熱得發汗已身反灼熱者是溫病變重證名曰風溫風溫之為病其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脈陰尺陽寸俱浮誤自汗出顯出少陰之危象督主骨熱在骨故身重熱入陰分多眠睡鼻息不軒為腎熱而語言

難出為腎熱而壅於心。若被誤下者，津液竭，小便不利，津液竭於上則，宜視且能約太陽之氣而絕，失漚危乎？更
被火燒針者，而現出尅攻之象，微者發黃色，色為土，劇則攻心，如驚癩熱極，時痰痰其皮膚，不若火熏之，現出黃而
大為再逆，被一逆高，可引日再逆，則促其命期。一切辛熱之藥，皆犯被火之藥，醫者其可不慎哉。此言太陽病中

有溫病誤治即變為風溫也

太陽病，發於太陽之標也。無熱惡寒者，發於少陰之經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
此一節提陰陽寒熱標本之大綱，並按陰陽之數以定病愈之期。言手足標本之異，手之太陽其標也，與手少

陰為表裏發熱惡寒發於手太陽之標陽也。足之太陽其本寒也，與足少陰為表裡無熱惡寒於足少陰之標陰也。
何以謂發於陽者七日愈？太陽病頭痛，譫至七日以上，應奇而自愈者，以太陽之行其本經已盡，七日故也。若欲欲再

經者，陽明受針足陽明以洩其邪，使經不傳則愈。亦可以此例而得其旨矣。此節承上文而言病愈之期，又提出
行其經三字，謂自行其本經與傳經不同，曲盡傷寒之變幻。六經皆有行有傳，舉太陽以為例。

察陰陽之數，既可推其病愈之期，而六經之太陽病欲解之時，亦從已至未上，堵以邪欲退，正欲復，得天氣之助，值旺時
之病欲解，亦可於其所旺時推測而知之。太陽病欲解之時，秋從已至未上，堵以邪欲退，正欲復，得天氣之助，值旺時

而解。此一節承上文而言病愈之時，以見天之六淫能傷人之正氣，而天之十二時又能助人之正氣也。
邪解後未全暢快，曰病衰。日少陰者，可以風家數日氣得奇表而解。然雖而解不了，盡者，後過五日，五日為一候，十

二日精神愈，推之者，亦須復過一候，大低十一日而愈矣。若誤治又不在此例。此一節承上文而言既愈之後而定
以全愈之期也。

醫家辨證開口一言太陽，則即在少陰。須知太陽標熱而本寒，少陰標寒而本熱。太陽之標即少陰之本，病人身大
熱熱在外而反欲得近衣者，實在本熱。在少陰之標熱在太陽所皮膚寒在少陰所骨髓也。身大寒寒在外而反不欲近衣

者，熱在內是本寒在太陽所皮膚熱在少陰所骨髓也。陽被寒陰司命者，不可不深明此理也。此一章承前章陰
陽寒熱標本之旨，深一層立論。上章言其所惡，此章言其所欲，皆探其病情，程郊倩云：陰陽順逆之理在天地徵
之於氣者，在人身即協之於病情，則無假合之前三章，彼為從外以審內法，此則從內以審外法。

救治之法須辨脈證
以立方先以大陽言
大陽中風風為陽邪而中陽寸浮而陰尺弱陽浮者風勢迅發不熱自發陰弱者津液竭而汗
自出且奮奮欲閉之惡寒漸折欲閉之惡風翕翕之狀而發熱陽邪上冒鳴逆而上乾嘔者中風脈證桂枝湯主之
此一節言風中太陽之肌腠立方以救治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發熱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
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開半日許令三服盡若
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副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

酒酪臭惡等物

桂枝湯調陰陽和榮衛為太陽中風之主方
而其功用不止此也凡中風傷寒雜病皆係太陽之病醫者頭痛發熱中汗出一證為大主脈汗出則毛竅空虛亦因而惡風者桂
枝湯主之審其汗出斯用之無有不當矣此一節承上節而推廣桂枝湯之用

雖然病在太陽之肌腠桂枝湯誠為切當若太陽經絡之病專用桂枝湯太陽病項背不舒強如短羽之鳥欲飛八八
原方恐未能絲絲入扣內經云邪入於輸腰脊乃痛蓋太陽之經輸在背非得葛根入土最深其脈延蔓
經邪入太陽之經輸也夫輸則經輸實始於皮毛虛故反汗出而惡風視桂枝證者絡領桂枝直入肌絡之內而還出
於肌膚之外皆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此一節言太陽經輸之證亦承上篇推廣桂枝湯之用而不泥其方

桂枝加葛根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葛根四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納諸藥煮取三

升去滓溫服一升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將息及禁忌法

桂枝湯為肌腠之主方邪在肌腠既可於汗大陽病誤下之後則太陽之氣當從肌腠上衝者陷仍在於肌腠
此等正湯而看出亦可於誤治後反而出於汗大陽病誤下之後則太陽之氣當從肌腠上衝者陷仍在於肌腠

此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從肌腠外若不上衝者肌腠之中極不可與之此一節承上節以起下文五

節之意張令韶曰經云太陽根於至陰是太陽之氣由至陰而上於胸膈由胸膈而出於肌腠由肌腠而達於皮

毛外行於三陽內行於三陰氣從此而出入邪亦從此而出入師所謂其氣者指此而言也讀者知正氣之出入如